

古代世界史

从苏美尔王表从天而降到古罗马帝国慢慢衰亡

1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美] 苏珊·鲍尔 (Susan Bauer) 著 李盼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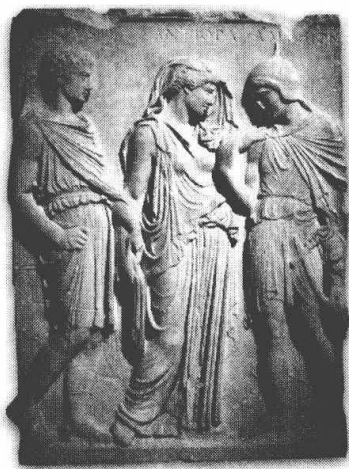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古代世界史

从苏美尔王表从天而降 到古罗马帝国慢慢衰亡

1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美] 苏珊·鲍尔 (Susan Bauer) 著 李盼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54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世界史 / (美) 苏珊·鲍尔著, 李盼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978-7-301-18118-8

I. ①古… II. ①鲍… ②李… III. ①世界史: 古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233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Fall of Rome, by Susan Wise Bauer

Copyright © 2007 by Susan Wise Bau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诺顿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 古代世界史

著作责任者: [美] 苏珊·鲍尔 著 李盼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18-8/K·07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31.5 印张 628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大约公元前 1770 年，幼发拉底河边马里城的国王济姆里利姆 (Zimri-Lim) 非常生他小女儿的气。

十年前，济姆里利姆将大女儿诗玛图 (Shimatum) 嫁给另一个王国伊兰苏拉的国王。这是门好亲事，人们为此举行了盛大庆典，献上了成堆的礼物（大都是新娘家送给新郎的）。济姆里利姆的外孙最终会继承伊兰苏拉的王位。很多独立城邦都在争夺幼发拉底河沿岸那些有限的肥沃土地，济姆里利姆则通过联姻将伊兰苏拉国王这个昔日的竞争对手变成自己的同盟。

不幸的是，外孙迟迟未能降生。济姆里利姆想要永久维持与伊兰苏拉的同盟关系，便在三年后将另一个女儿也嫁了过去，她就是诗玛图的妹妹琪鲁 (Kirum)。琪鲁野心勃勃、嘴不饶人，她的合法地位本该是妾妃及她姐姐的女仆。但她不甘于此并决定争夺正室地位。她采用很多政治手腕将侍从收为己用，对姐姐冷嘲热讽，并以王后的姿态在王宫里作威作福——直到诗玛图生下一对双胞胎。

膝下无子的琪鲁在王宫中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没人再征求我的意见，”她一封接一封给父亲写信抱怨，“我丈夫收走了我最后的仆人。我姐姐说她会对我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由于琪鲁刚嫁过来时对姐姐很不客气，“任何她想做的事情”恐怕也不会是什么好事；事实上，后来琪鲁不停地写信乞求父亲将她带回家。她的乞求一开始是“带我回家不然我肯定会死在这儿！”后来则成了“你要不带我回马里，我就从伊兰苏拉最高的地方跳下去！”

济姆里利姆很想与伊兰苏拉国王为友。可是看到继续把琪鲁留在那边并不会增进两家的友谊，在琪鲁嫁过去七年之后，济姆里利姆终于北上解放了伊兰苏拉王宫，把琪鲁带回了家。

数千年前，成群的狩猎采集者跟随那些靠野草生存的兽群穿过亚洲和欧洲。慢慢的，冰山消退；野草的生长也变了；兽群向北移动并慢慢消失。一些猎人跟

着兽群继续前进。一些猎人则选择留下来，没有了肉源，那些食肉的猎人只好改食野草，并逐渐开始进行耕种。

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吧。

虽然历史都会从史前时代开始，我却怀疑这个开端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错误的起点。其他领域的专家有着更好的工具去揭秘那神秘久远的过去。考古学家可以挖掘那些用兽骨建造的村落遗存，人类学家可以试着重建村民遗失的世界。他们都可以找寻证明假想的证据，挖掘粮食的遗存，通过这个透镜来揭示确曾有成群的人从东向西迁移，放弃肉食改吃大麦。

然而历史学家不光想要解释人们做了什么，还要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去做和怎么做的，由此看来，史前时代还是一团迷雾，那时人们还没开始记录和讲述他们的国王、英雄及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不管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人类”总结出了什么，我对那个在法国南部村庄里制陶的新石器制陶工人的日日夜夜一无所知。虽然狩猎采集者留下的痕迹，像陶罐、石片、人骨、兽骨、岩壁和洞穴上的画，可以揭示出一定的历史，但却没有故事。史前时代没有国王和王后。史前时代的人们没有性格可言，他们往往就是地图上一团移动的色块：向北，向西，在土地上种植粮食或是将刚刚驯服的家畜赶入围栏。在讲述这些无名无姓者的故事时，我们往往会用一种客观冷淡的语气，这种语气糟蹋了很多历史：“新月沃土上出现了文明，小麦第一次被种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书写随后发展起来，城市拔地而起。”

当历史学家被迫要这么宏观地对“人类行为”作出论断时，她就离开了其土生土长的土地并开始用外语讲话，由此往往也就失去了流畅和优雅。这种客观冷淡的历史（使用很多被动语态）让人无法忍受。更糟的是，这种历史还不准确。新月沃土并不是唯一开始农耕的地方；随着天气变暖，遍布亚欧的小型聚居群落都开始种植粮食，怎么看新月沃土都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人类学家可以推断人类的行为，考古学家可以猜测人类定居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和神学家可以揣摩“人性”的动机。历史学家的任务则与他们都有所不同：找寻那些独特的、可以让抽象描述变得鲜活生动的人类生活。

在古代近东当一名小国王并不是件什么容易事。济姆里利姆的一半时间都花在与其它城邦的交战上，另一半时间则用来处理复杂的家务事。他的王后诗普图（Shiptu）精明能干，能在他外出作战时替他治理国家。在地中海的盛夏时节，她写信给他：“阳光太强时要注意保护自己！……记着穿上我为你做的袍子和外衣！……我很挂念你；别忘了给我写信，告诉你安然无事！”济姆里利姆回道：

“敌人并没拿着武器威胁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幼发拉底河河岸出土了数千块楔形文字石板，济姆里利姆在上面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和一个不知道如何教育自己子女的已婚男人。

所以我没有用岩洞壁画或是一群无名无姓的游牧民族穿越平原的故事来作为这部历史的开篇，我选择用独特的人类生活和从遥远模糊的史前时代传来的清晰可闻的人类声音来当起点。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史前故事借用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成果（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一些客观冷淡的语气）。但史前时代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它为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搭建了一个舞台。

我在描述史前时代时精心选择了一些史诗故事和神话。从远古历史中浮现出的早期人物都是些半人半神的形象；那些最早的国王们统治了数千年之久，早期的英雄们更是骑着雄鹰升上了天。最晚从18世纪起，西方历史学家就开始怀疑这些故事。在大学体系里，科学极受重视，人们认为它无懈可击，历史学家经常将自己也定位成科学家：找寻冰冷坚硬的事实、摒弃任何看起来不符合牛顿宇宙体系的历史材料。如果一份材料像苏美尔王表那样开篇即是“王权从天而降”，它的历史可信度就不会很高。因此，更好的方法就是倚赖考古科学，用可知的物理证据来重建苏美尔、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早期人类生活。

但对那些关注人类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举动和怎么作出的历史学家来说，陶罐碎片和屋子地基的用处非常有限，它们并不能提供一个窥探人们灵魂的窗口。另一方面，史诗故事则展现了那些讲述者的恐惧和希望——这才是解释他们行为的核心。就像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所言，神话就是“历史的烟雾”。要想看到下面的火焰，必须先扇去飘扬其上的那些烟雾；但当你确实看到烟雾时，也最好不要装做没看到。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牢记，所有的古代史都包含了很多猜想。物理证据和人们传给子孙后世的故事中都包含一些猜想，然而前者并不见得就比后者更可信。每位历史学家都会筛选证据：去除无关的，整理剩下的。商人们会在商路上留下一些证据，但它们的重要性未必就高于远古故事中的证据。这两种证据都会经过一个收集、过滤、评价和使用的过程。只关注物理证据而抛弃神话和故事的做法，会在解释人类行为时仅仅关注那些可以触摸到、看到和感知到的东西上：这是一种对人类本性的机械式看法，盲目地用科学方法去解释人类行为的奥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远古故事中的历史和古代遗存上的历史中推断出同样多的内容。所以我将文字记录开始大量增多、猜测内容逐渐减少的历史时期（第二部分）单独归成一部分。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懒得对读者给出这样的交代；很多人直接就从“中石器时代的人们逐渐精益了其制作武器的技能”跳到“萨尔

贡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而没有明确指出这两句描述实际上建立在非常不同的证据之上，其意义有着不同程度的模糊性。

在本卷中，我们没有在澳大利亚、美洲或非洲上花什么笔墨，原因是这些文明的口述史虽然也很悠久，但却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王表或埃及国王最早的纪念石碑那样久远。非洲人或美洲土著没有能让我们明确勾画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像史前时代、古代历史、中世纪史及未来这样的概念；线性时间观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我这么说并没有削弱其有用性的意思。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在他的史前史启蒙读本中指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有任何“史前时代”概念，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一回事，直到西方人来到这里并将“历史”概念传给他们——就在那一刻，他们的史前时代突然终结。我们会在后面提到他们，这虽不是最理想的方法，但却至少可以避免对他们的时间观念造成冲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谟拉比之前（约公元前 1750 年）发生的事情都很难明确界定时间。就连汉谟拉比的登基时间都要上下浮动五十年，当我们回顾公元前 7000 年的历史时，误差更可能有五六百年。所以我们只能笼统地对发生在公元前 7000 年前的事情进行时间定位。描述天地起源至公元前 4000 年间发生的事情非常困难复杂，因为有多种不同体系对“史前时代”进行界定，这些体系彼此矛盾，并且至少有一种是完全错误的。

目 录

前 言	5
-----	---

第一部分 历史的边缘 1

第 一 章 君主制的起源	2
第 二 章 早期的故事	7
第 三 章 贵族制的起源	13
第 四 章 创建帝国	17
第 五 章 铁器时代	21
第 六 章 哲学家国王	24

第二部分 第一次 27

第 七 章 第一份文字记录	28
第 八 章 第一份战争编年史	34
第 九 章 第一次内战	41
第 十 章 第一位史诗英雄	48
第十一章 第一次战胜死亡	54
第十二章 第一位改革者	61
第十三章 第一位军事独裁者	66
第十四章 第一批规划的城市	72
第十五章 第一次帝国衰落	76
第十六章 第一次野蛮人入侵	82
第十七章 第一位一神论者	88
第十八章 第一次环境灾难	95

第三部分 斗争 99

第十九章	为再次统一而战	100
第二十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潭浑水	105
第二十一章	夏朝覆灭	111
第二十二章	汉谟拉比帝国	114
第二十三章	希克索斯人夺取埃及	119
第二十四章	克里特的米诺斯国王	122
第二十五章	哈拉帕解体	127
第二十六章	赫梯族崛起	130
第二十七章	阿赫摩斯赶走希克索斯人	134
第二十八章	篡权与复仇	137
第二十九章	三方争战	141
第三十章	商朝变都	145
第三十一章	希腊的迈锡尼人	148
第三十二章	众神之争	151
第三十三章	战争与婚姻	157
第三十四章	古代最伟大的战役	163
第三十五章	特洛伊之战	168
第三十六章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	173
第三十七章	《梨俱吠陀》	177
第三十八章	车轮再次转向	179
第三十九章	新王国结束	184
第四十章	希腊的黑暗年代	188
第四十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黑暗年代	191
第四十二章	商朝衰落	195

第四部分 帝国 199

第四十三章	天子之命	200
第四十四章	巴拉特战争	203
第四十五章	大卫之子	209

第四十六章	从西周到东周·····	218
第四十七章	亚述复兴·····	222
第四十八章	新的民族·····	228
第四十九章	贸易口岸和殖民地·····	234
第五十章	旧 敌 ·····	240
第五十一章	亚述和巴比伦的国王·····	245
第五十二章	那场战败·····	251
第五十三章	王权衰落·····	257
第五十四章	在埃及的亚述人·····	261
第五十五章	米底人和波斯人·····	268
第五十六章	征服和专制·····	273
第五十七章	帝国始末·····	282
第五十八章	一个短暂的帝国·····	289
第五十九章	居鲁士大帝·····	297
第六十章	罗马共和国 ·····	306
第六十一章	王国和改革者·····	314
第六十二章	仁政的力量与《孙子兵法》·····	319
第六十三章	不断扩张的波斯帝国·····	323
第六十四章	波斯战争·····	332

第五部分 身 份 345

第六十五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	346
第六十六章	罗马第一次被毁·····	356
第六十七章	秦国崛起·····	361
第六十八章	马其顿征服者·····	365
第六十九章	罗马加强统治力度·····	375
第七十章	亚历山大及继业者战争 ·····	379
第七十一章	孔雀顿悟·····	391
第七十二章	第一位皇帝，第二个王朝·····	394
第七十三章	儿子们之间的战争·····	400
第七十四章	罗马解放者和塞琉西进攻者·····	411

第七十五章	东西之间·····	418
第七十六章	打破制度·····	424
第七十七章	繁荣问题·····	429
第七十八章	新 人·····	436
第七十九章	帝 国·····	446
第八十章	消失与重建 ·····	455
第八十一章	继任问题·····	458
第八十二章	罗马世界的边界·····	469
第八十三章	王位上的孩童·····	476
第八十四章	错误的继承·····	479
第八十五章	帝国拯救者·····	487



第一部分

历史的边缘



第一章 君主制的起源

在非常久远的过去，
就在波斯湾以北，苏美尔人发现城市需要统治者

数千年前，苏美尔国王阿卢林（Alulim）统治着埃利都，那是一座有围墙的城市，是人们在变化无常而又严酷无情的河谷流域开创出的一块安全地带，后来罗马人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美索不达米亚。阿卢林的称王标志着文明的开始，据说他一直统治了约三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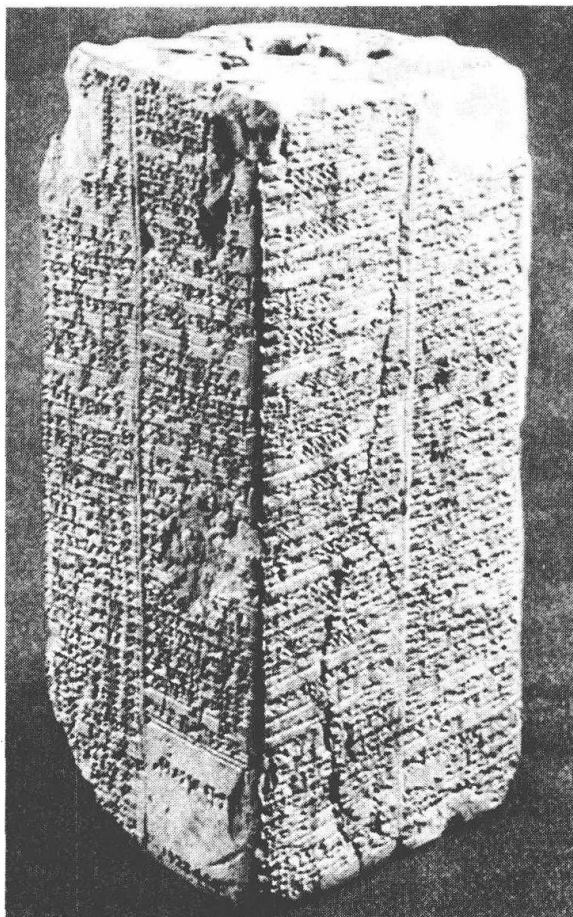
苏美尔人并不会对上句话的后半部分感到困惑，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超自然力量与物质并非相互对立。反倒是把阿卢林放在“标志文明开始”的位置上，会让他们比较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苏美尔人从来都是文明人。阿卢林王的统治记在苏美尔王表上（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记录），它“从天而降”，一落地就尽善尽美。

现在回头看，我们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第一位国王的诞生。它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突变，人与其居住的土地及其领袖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我们无法确定阿卢林具体的统治时间，因为其他历史记录里没有提过他，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苏美尔王表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这份王表在公元前 2100 年后的某个时间被刻在泥板上，王表本身的历史无疑更为悠久。此外，苏美尔王表的编年与我们现在了解的历史也不一样。王表中写道：“君主制从天而降，阿卢林王统治了两万八千年；[他的继承人]阿拉尔伽统治了三万六千年。”

这样长的时间说明这些国王都被神化了，他们更像是神话人物而非历史人物；或者可能是，阿卢林和他的继承人仅仅是统治了很长时间。据苏美尔人记录，苏美尔历史上的大灾难（大洪水）来临前，有八位国王统治过这个国家。每个王朝都持续了三千六百年的倍数，表明王表中包含一种我们尚未破解的计数方法。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在遥远的过去出现的第一位苏美尔国王确定下来。无论阿卢林是在何时开始统治，他所生活的土地很可能与我们现在了解的美索不达米亚大为不同，我们都很熟悉美索不达米亚有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它们都流向波斯湾。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就在历史开始之前（公元前 11000 年，



刻在泥板上的苏美尔王表

可能并不准确,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参考时点),极地冰冠从遥远的北极覆盖而下,一直到达地中海。由于结冰消耗了大量的水,大洋和海洋的海平面都比较低;现在的波斯湾北部地区在当时可能是一块有河流经过的平原,海水不断冲刷海岸(今卡塔尔所在的位置)。再加上这里经常下雨,地上的水网纵横密布。

随着气候变暖,冰冠开始融化,地理学家认为这段时期持续了约五千年,从公元前 11000 年到公元前 6000 年;海水淹没了今天的卡塔尔和巴林。海水上升前人们就已撤退。公元前 6000 年,英国开始成为一个岛屿,波斯湾海岸开始延伸到科威特南部边界。北部平原为大量水体所覆盖,不只是两条河流,而是一片复杂的大型河流群,它们的流径在卫星照片上清晰可见;创世记中记载,一条河分为“四道”流经平原。

尽管这片土地上全是盘枝错节的河流,它却变得越来越干。冰冠消失后,气温开始上升。波斯湾以北的雨水逐渐变少,少到仅在冬季稀稀落落下上几次。一

到夏季，热风就会强劲地吹过植被稀少的平原。每年河流都会漫过河堤冲刷平原后再退回河道，留下一片淤泥。淤泥慢慢堆积在河堤上，河与河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于是波斯湾继续北移。

居住在离波斯湾最近的南部平原上的人们，在这片变化莫测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生活。每年他们的土地都会被洪水淹没一次。等到洪水退去，土地又会变得异常干旱。他们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可以提供木材的森林，更没有广阔的草地，他们只有长在河流两岸的芦苇和非常多的淤泥。早已干燥定型的淤泥，混合着芦苇烘烤一下，就成了他们盖房子的地基、垒城墙的砖头、平常使用的陶罐和碗碟。他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村民。

这些居民所讲的苏美尔语，与地球上的其他语言毫无关联。但当苏美尔人开始书写时，他们的语言中开始夹杂着其他语言里的一些单词。苏美尔语的单词基本都由单音节词根组成，但是古老的碑文中却有不少词有双音节词根，像两条横穿平原的最大的河流的名字，农民、渔夫、木匠、织工，以及一些其他职业的称呼，甚至包括埃利都这座城市的名字。

这些单词属于闪族语，这种语言的出现表明苏美尔人并不是南部平原上唯一的居民。闪族语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南部居民的语言。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高山阻隔了人们的交通往来，但从阿拉伯半岛，甚至北非到达这片土地相对则容易得多。闪族人就这样来到这里与苏美尔人一起生活，并将自己的语言传给了他们。当然，传出的不仅是语言：闪族语单词涵盖了农业技术（犁，耕），以及那些与农业相关的职业名称（制筐人，皮革工人，木匠）。也就是说，是闪族人，而非苏美尔人，将这些技术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闪族人是如何学会这些农活的呢？他们可能是慢慢分阶段学会的，就像住在欧洲和更北地区的人们那样。事情可能是，随着冰冠慢慢消退，给人类提供肉食的动物开始北迁并越来越瘦，捕捉这些动物的猎人不得不放弃整日捕猎，转而去收割那些长在温暖平原上的野生谷物，他们只在气候发生变化时才会搬迁。这些原始游牧民很可能从收割野生谷物开始慢慢学会了培植农作物，然后彻底放弃游牧生活过起农耕生活，饮食得到明显改善的人们生养了更多的孩子。在今土耳其到尼罗河河谷发现的镰刀和磨刀石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他们就离开自己人口过剩的村落另谋居处，并将农业技术传给他人。

古老的传说更是为这个故事再添深意：受闪族人影响，苏美尔人也开始在他们的村落附近种植农作物。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需要一个国王来帮助解决困难。于是埃利都国王阿卢林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谈到“文明的开始”，我们很容易想到歌颂它的溢美之词，毕竟是文明将我们

与混沌野蛮区分开。在文明的城市里，我们用城墙来划分内外世界：城里是整齐街道，城外是荒凉的旷野。正如考古学家斯图亚特·皮戈特 (Stuart Piggott) 在给马克斯·马洛温 (Max Mallowan) 研究苏美尔人的经典著作写序时所说：文明是勇敢地对现状表达不满的结果。“在某些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只有创新和变革，而不是墨守成规，才会让人们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将这些创新型社会视为文明的创始者。”

实际上，文明源于一种急迫的基本需求：保证没有人占有过多的饮水和食品。文明开始于新月沃土，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片伊甸园般的天堂，有着充足的自然资源，相反，这里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无论村落规模大小，人们要想活下来就必须实行严格管理。农民们必须通力协作才能建起河道和水库抵御洪水来袭。此外，还得有人进行工程监督并保证饮用水公平分配。如果有人的粮食产量超出其家庭需求，就会有人保证这些余粮售给那些不种粮食的非农人员（制筐人，皮革工人，木匠）。只有在这种荒凉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才会需要这种官僚制（文明的真正标志）。那些生活在有着充足的饮水、食物、猎物、矿物和木材的富饶土地上的人才不会去理会它呢。

在新月沃土上，随着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同一片土地上要养育的人越来越多。强有力的领导力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人类固有的贪婪使得城市领袖需要一些强制手段：执行其法令的军人。领袖就此演变成国王。

在苏美尔人生存的那片土地上，虽然大洪水不会完全冲毁他们的农田，但也不会完全消退让农作物暴晒在阳光下，所以对苏美尔人来说，君主制是神赐的礼物。苏美尔人从来都没有花园，他们最早也是最好的家园就是城市，泥砖砌成的厚厚的城墙使得他们可以不受洪水和偷袭者的侵犯。在巴比伦人的神话中，是君神一体的马杜克 (Marduk, 又译马尔杜克) 创造了埃利都这个苏美尔人的伊甸园。

埃利都从未像创世记中的伊甸园那样消失过。这个神圣的城市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分水岭，旧世界满是狩猎采集者，新世界则是文明。

但是狩猎采集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君主制和城市早期建筑建立之初，在此定居的农民总是与游牧民和羊倌争吵不休。苏美尔王表上的第五位国王杜姆兹 (Dumuzi) 就是个羊倌（这是王表上说的，令人略感惊讶）。羊倌成为国王当然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这在一个以杜姆兹和伊楠娜 (Inanna, 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人称为伊什塔尔 (Ishtar), 代表爱情与战争的女神) 为主角的故事《追爱伊楠娜》中表现得很明显。故事中的杜姆兹不仅是羊倌和国王，他的血管中还流淌着神的血液；尽管他身上有神性，伊楠娜却根本看不上眼。“羊倌将会和你上床！”太阳神乌图 (Utu) 说，伊楠娜反驳道：

羊倌！我才不会嫁给羊倌呢！
他的衣服很粗糙，他的毛线很糟糕。
我要嫁的是农民。
农民会种亚麻供我穿。
农民会种大麦供我吃。

但是杜姆兹一直没有放弃他对爱人的追求。在讨论谁的家庭更好并献给她加了奶油的新鲜牛奶后，他成功地爬上了伊楠娜的床。

伊楠娜对农民的偏好反映出一个真实情况。随着北部平原越来越干旱，城市渐渐聚集到了河岸两侧。但是城外荒凉的土地仍是羊群的牧场，那里仍是游牧民居无定所的广阔天地。牧民和农民互相需要；牧民给农民提供肉食、鲜牛奶和羊毛，作为交换他们得到用以维持生命的稻米。然而，互相需要并不意味着互相尊重，城里人嘲笑牧民粗犷肮脏，牧民则瞧不起城里人羸弱不堪。

在这片有着城市、国王、农民和游牧民的土地上，苏美尔的八位国王一直稳稳地统治着，直到有一天大灾难突然降临。